

爷爷的大暑天

马晓炜



怒放 李昊天 摄

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如约而至，每到这时，我就会想起“冬病夏治”的老话，想起骄阳似火的夏日为守护乡亲们身体健康而忙碌的爷爷。

爷爷是镇卫生院中医科医生，退休后，登门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，有钱没钱，爷爷都给开方抓药。周围群众说起爷爷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每每听到有人念叨着爷爷的好，我也倍感脸上有光，希望长大后做个像爷爷一样受人尊敬的老先生。

童年记忆里，到了大暑时节，也就是进入“三伏天”，前来求医问药的比平时多了许多，爷爷变得更加忙碌了。爷爷说，乡亲们深谙“冬病夏治”的道理，趁着农活不是太忙，赶紧将身体调理一下，打个好底子，免得冬天发病。爷爷的话，虽然我听得懵懵懂懂，但看到患者汗流浹背远道而来，我想“冬病夏治”肯定是有讲究的。

家里来了这么多人，孩子们开心不已，不是搬椅子，就是准备长凳子。客人们摘下草帽，擦着汗，不时夸我们懂事、有礼貌，听着心里甭提多美了。孩子们忙得热火朝天，大人们也没有闲着的，奶奶神情专注地熬制膏药，母亲和婶娘按照爷爷用金银花、夏枯草、甘草等多味中草药配制的原料，熬制了一锅热气腾

腾的伏茶，一碗碗盛出来，供大伙享用。客人们惬意地喝着伏茶，聊家常，说农事，好像那涌动的热浪，与他们不相干似的。

其实，这个节骨眼前来就医的，大多患有慢性疾病，比如支气管炎、咳嗽哮喘、关节冷痛畏寒等。爷爷说这些老毛病大多是患者平时不爱惜身体、劳累过度落下的病根。针对患者的病情，爷爷采取针灸、艾灸、拔罐、刮痧、贴膏药和服用中药、泡洗等疗法，帮助排出累积在体内的毒素，达到驱散寒气、排除湿气、

缓解疼痛的效果。

一次，邻村赵大伯一脸痛苦地走进我家。经过检查，爷爷发现他的疼痛是“老寒腿”引起的。爷爷端了盆熬制的汤药，给赵大伯泡洗后，又给针灸，我以为忙完这些就算治疗结束，没想到，爷爷麻利地将家里堆放的艾叶搓成条，点燃，艾草冒出淡淡的烟，在赵大伯患处慢慢熏。看着赵大伯没了刚才的疼痛，有说有笑的样子，我暗暗为爷爷精湛医术点赞的同时，对村前村后那些不起眼的艾草更是高看一眼。

爷爷对患者体贴入微，对家人就有些苛刻了。夏天美美吃根冰棒是我舌尖上的最爱，可爷爷发现后，一准会制止，说贪图眼前的一时快活，伤到脾胃，以后免不了遭罪。听了爷爷的话，我不舍地放下手中的美味，心里却十分不快。然而，每当看到小伙伴们由于贪吃生冷食物，诱发各种疾病，哭闹着找爷爷治疗时，我突然明白了，爷爷要我们管住嘴，既是防止“病从口入”，又避免凉气侵入体内，留下病根。爷爷严厉的背后，其实是在用数十年的从医经验，呵护着一家人的健康。

又是一年大暑天。在这个一年中天气最热、湿气最重的时节，我仿佛看到爷爷又坐在故乡的小院，关切地说，大热天，“防暑”“祛湿”别忘了。

“要快点，迟了怕要跑掉！”由于水太深，我踩在鳖鱼上面有点飘，于是急急喊道，“它被踩在我脚下，还在不停地拱呢！”

“好哩，我来！”只一眨眼工夫，梅叔就游过来了，他顺着我的脚踩下去，“果然不错，是只大鳖鱼。”梅叔兴奋地说道。

“你把鳖鱼踩住，我扎个猛子去捉上来！”我对梅叔说。那时我已经十三四岁了，而且水性很好，自认为扎个猛子捉住鳖鱼是没问题的。当然，捉鳖鱼也有技巧，一双手只能前后合拢挤住鳖鱼，不能让鳖鱼的头露在身体外面，否则出了水面会咬人。

“不，你去捉我不放心，还是我来用鱼叉叉它更保险！”梅叔胸有成竹地说。

梅叔一边说，一边将鱼叉挨着自己的大腿直插下去，一会儿，一只两斤多重的大鳖鱼就被叉上来了。只见那大鳖鱼的四条腿胡乱地伸缩着，头也不停地四处张望，但已经迟了，它已被梅叔牢牢地钩在了鱼叉上。

那天，我们一共捉了五只鳖鱼，三只有两斤多，另两只只有几两重，我们放了那两只小鳖鱼，杀了三只大鳖鱼。七八个小青年，欢天喜地凑了一块多钱买了两斤五花肉，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次“平伙”。这是我平生以来吃鳖鱼最痛快的一次，至今想起来还回味无穷……

一手握锄一手花

鲁珉

锄头是农家必备的，地里的庄稼，是用锄头一锄一铲地种出来的。那锄头，就是农民的一只手、一条胳膊、一位伴侣，从春到冬，经过夏秋，不离农家主人左右。

农人不仅有锄头，也有花。用锄头挖田的时候，累了，伸直了腰，用粗糙的手，将脸上的汗水擦一下，用力甩在新翻的土里。远处有一朵野花，或是野菊，或是鸡冠花，或是狗尾巴花，农人便丢下手里的锄头，弯下腰，扯一朵，拿在手里端详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
有时候，会把那一朵野花拿在左手上，右手把锄头横下来，一屁股坐下，歇息一会儿，眼睛一直不会离开手中的花儿。

锄头在铁匠那打制好了，锄头把一般都是农人自己来做。有时，也请村里的木匠来做。自己做的锄头把粗糙，木匠做的则很精致。锄头也分很多种，大的叫锄头，小的叫拦子锄。大小不同，功用不同。还有一种，叶片较宽，叫薅锄子，用来薅草。

薅草时，田地里总会有很多野花。有时，见一朵野花好看，农人便舍不得锄掉，小心地连周边的土挖出来，收工时带回家，种在自家的院子里。

只有在烈日下薅过草的人，才能够感受到劳作的辛劳。只有那个时候，才会感觉扛在肩上的不是锄头，是山，是风霜雨雪，是春夏秋冬，是生活的艰苦。多少年后，回忆起与母亲一起薅草的日子，才体味到了农人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。回到家，看见院子里的花张开着笑脸，像是迎接一位凯旋的人，农人一身的疲惫一下子就会减少很多。

农人屋檐下有很多把锄头，院子里也有很多的花草。锄头是劳动的必需品，花儿是生活的另一面。辛苦的是锄头上的泥土，欣慰的是院子里的花香。锄头流下的汗水，滴在院子里的花上，便是农家生活：一半是辛劳，一半是闲情，两两相拥。

那柄锄头，站立时如若男子汉，笔直如松，硬朗如钢。若一辈子是农人，那就注定要与锄头打一辈子交道。日子久了，那锄头就是一面镜子。明亮如镜，或是锈迹斑斑，都能够映照出农人的勤劳与懒惰。

那一院的花草，花开时满院香。闲暇时，横卧在屋檐下，对望不远处的花，享受着鸟语花香。看那农人，右手是锄，是汗水也是艰辛。左手是花，是心情也是美好。

挂在屋檐下的锄头越来越少，锄头正在被各种机器所替代，或许终究会被淘汰。可无论如何，它依旧如一弯明月，挂在乡村的天空，挂在农人的心上。

开在农家小院的花儿越来越多，农人爱美的情调也越来越浓。

走近农家，好像也进了一座花儿簇拥的农庄。这就是当今的农村，右手挥锄，左手拈花。再怎么辛苦，也懂得享受生活的多彩。

手握锄头是辛劳，手拿花儿是享受。一手是艰辛，一手是享受。



打鳖鱼

吴长海

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鳖鱼。那时的鳖鱼都是土鳖鱼，与五花肉一道红烧，加上大蒜和辣酱，吃起来巴嘴，那味道真是太美了。

四五十年前的乡下，无论是塘里堰里或是河里，到处都有土鳖鱼。因为喜欢吃鳖鱼，所以也喜欢和梅叔一道去打鳖鱼。

所谓打鳖鱼，其实就是到水里去捉鳖鱼。别看鳖鱼在岸上很凶，可在水里却乖得很。说它乖，一是说它很听话，一唤就能起来；二是它在水里很温驯，根本不咬人。但被捉上岸后，你要再惹它，它凶起来会咬住你的手不再松口。

鳖鱼是在水里活动生长的动物，按道理我们是没办法随意捉到它的。其实不然，鳖鱼也有它的弱点。鳖鱼最大的弱点就是能听人的呼唤。呼唤鳖鱼很简单，用双手放在嘴边成喇叭形，嘴唇往里用力吸，努力发出“吧”“吧”的声音，鳖鱼听见后就会从水里冒出头来四处张望，然后我们就用鱼叉猛力击打水面，它就迅速沉到水底去了。

我和梅叔用的鱼叉一般都有

五尺来长，一头是有四根齿的铁叉子，另一头是光秃秃的木棍，发现鳖鱼后，我们就击打水面。一般情况下，在一个大水塘里，通过呼唤，通常能发现三四只大鳖鱼。鳖鱼胆小，受了惊吓后，会立马沉到水底的烂泥里，这时水面就会冒出“咕咕咕”的水泡，这就是鳖鱼沉入水底时吐出的气泡，内行人都能看出来。我们认准了有气泡的地方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会把鳖鱼从水底捉上来。

当然了，有的时候碰到大鳖鱼，由于水太深了，就给捉鳖鱼增加了难度。会游泳的人在水里都是浮的，一下子不容易坠到水底去，双脚又要踩住鳖鱼，不然它就会跑掉。怎么办呢？这时，鱼叉就派上大用场了。

“这里只有大鳖鱼！”那天，我在水底踩到了一只碗口大的大鳖鱼，但无奈水太深了不好捉，于是就向梅叔求援。

“你把鳖鱼踩在泥里不要动，我马上就来。”梅叔说着，拿了鱼叉就向我游来。